

# 闽南革命老区永春县乡村振兴的现状与对策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郑敬涛

**摘要:**永春县是闽南著名侨乡,同时也是革命老区。近年来在永春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永春县乡村振兴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打造出属于自己独特的老区的乡村振兴模式。通过实际调研和收集相关文献资料,探索永春县乡村振兴的主要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为新形势下永春县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革命老区;发展;社会调研;乡村振兴

2020年是脱贫攻坚最关键的一年,也是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革命老区的闽南山城永春县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区域发展等方面曾存在严重滞后的问题。近年来,为解决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永春县加紧建设步伐,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权衡利弊,切实把乡村振兴工作落到实处,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在发展过程中,部分乡镇仍然存在农村经济发展失衡、农村建设队伍素质作风不够高等实际问题,亟待解决。

## 一、永春县乡村振兴取得的实际成效

2019年,永春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0%(预计数,下同),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9.27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27亿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93元。以“乡愁故里、生态桃源、美丽永春”建设目标,努力打造“有一种生活叫永春”的城市品牌,从多方面入手,着力推进永春县乡村振兴工程。

### (一) 红色革命基地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始建于元朝的横口乡福中村郭氏家庙,看似平凡,却是一处见证红军长征的革命基地。1929年8月,朱德同志率领的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曾在此驻扎,并留下“南瓜地里长银元”、“红军井里取水喝”等佳话。如今91年过去了,这座红色的建筑依然挺立。横口乡以福中村为发展契机,打造出特色的红色文化旅游景点,如建设红军文化长廊、设置“红军纪念馆”等等,并带动周边各村,形成发展旅游市场,带动经济增长,从而推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工作的稳步进行。

### (二) 乡村龙头企业助力乡村振兴

桂洋镇桂洋村是革命老区村,2018年,在市老区办扶持的十个项目中,其中桂洋镇垵山茶油专业合作社便是其中之一。在村党委书记林金田同志的带领下,村民们从机械安置到农作物采收再到茶油出油上市,一系列操作井然有序。林书记说,每年的产量都在不断地增加,茶油田也在不断地扩大,桂洋村不但能把本村特色进行推广,还能从根本上解决村民收入问题,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桂洋村还同时发展当地特色柿饼等产品,形成了以茶油产业为“中心”,推进相关农副产品发展的经济链,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助力。

### (三) 侨乡文化带动乡村发展

位于永春县东北部的湖洋镇溪西村不仅是革命老区,同时也是著名侨乡。在抗日战争时期,溪西村马来西亚华侨郑既明、郑新华、郑秋菊等同志在马来亚共产党的带领下积极抗日,努力募集资金,支援祖国抗日,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8年3位同志被迫回到溪西村。在与当地游击队组织取得联系后,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毯式搜索。最终在党组织的安排与当地群众的掩护之下3位同志成功脱险,并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带领当地群众进行新的生产建设,成为佳话。可以说溪西村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

近年来,溪西村致力于保护本地的生态环境。作为闽南水仙茶的发源地,溪西村利用当地侨乡优势,加大宣传力度,结合时代特点,使水仙茶远销东南亚,形成稳定经济来源。同时溪西村也充分将红色资源与侨乡资源相结合,吸引海内外游客,以鼎仙岩为旅游中心,进行大力宣传,使从多元化的角度致力乡村振兴。

### (四) 闽台合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早在2008年,闽台农业合作就将永春芦柑打造成为海外知名品牌。如今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永春县充分利用闽南地区与台湾地区同根同源同方言的优势,学习台湾地区乡村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台湾地区农业农村专家、机构等结成帮扶对象,努力在新时代用新作为发展永春农业经济。岵山镇古居民游、五里街镇大羽村白鹤拳、仙夹镇东里村特色农家乐等乡村农业旅游均为本县相关部门与台湾专家的共同努力研究取得的实际成效。尤其是大羽村白鹤拳吸引了两岸无数白鹤拳爱好者前来切磋武艺,在增强两岸交流的同时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相关村落也充分利用新媒体等现代通讯方式,拍摄微电影、微视频等,宣传在乡村振兴新政策下取得的新成效,吸引更多乡亲回乡发展。

## 二、永春县乡村振兴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乡村振兴作为有效改善村民收入和拉动地方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应清楚地认识到,乡村振兴是一个不断探索、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对于在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作为革命老区本身所出现的实际问题,应当及时发现并做出相应的调整,方能使乡村振兴工作稳步进行。

### (一) 村民收入渠道较为单一,缺乏创新意识

各行政村虽然有自身独特的发展渠道,但是经济收入来源从整体上看过于单一,无法从多方面和多角度推广自身品牌。例如依靠当地特色农产品发展的村级企业仅仅将出售原产品作为最终目标,并未思考将该产品与当地其他相关商品进行有机结合,导致产业链单一,使得农产品供给需求结构性矛盾突出,无法拓展。另一方面村民利用互联网进行销售意识不强,普遍存在依靠传统方式进行销售的现象,使得商品营销的渠道大大缩小,从而制约经济发展。再者各乡镇普遍存在“各自为战”的现象,缺乏相互之间的合作,未能做到资源整合,使得整体带动力不强。

### (二) 村干部存在老龄化现象,管理效率不高

农村干部老龄化的现象普遍存在,高龄干部在政策执行的方法和力度等方面上存在执行力不强、执行力度不够强硬、执行方法欠佳以及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使得工作进程缓慢,实际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在相关项目的管理方法上存在干部思想陈旧、落后,无法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资源,阻碍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村干部老龄化问题还导致因干部自身素质偏低与村民发生干群关系不和等矛盾的产生,使村民对于乡村振兴项目的信心及积极性下降,极其不利于新的生产建设。

### (三) 规划开发不合理,资源管理不规范

近年来的乡村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仍

然存在规划开发不合理的现象。对于早期确定的工作项目，在开发建设的过程中未能及时根据最新政策或实际情况进行相应地调整，盲目进行，致使出现规划项目进展停滞不前，项目建成后效益性低下等负面影响。同样，由于农村相关企业及合作社负责人以及合伙人缺乏相应的管理技能，各项民间投资纷纷介入，导致产业组成成分复杂，产业规模扩大存在困难，产业改革遇到严重阻碍，资源无法合理利用与有效分配，进而束缚项目发展。

### 三、促进永春县乡村振兴的建议

#### （一）积极招商引资，推进侨乡新建设

作为著名侨乡，永春县海内外华侨高达一百二十多万，为现居人口的两倍。利用侨乡优势、引进侨乡资源、开辟侨乡市场等等都是新时期永春县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乡村振兴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让闽南侨乡文化助力侨村振兴发展，永春县委县政府在注重引资的同时，更需重视引智工作，加大造血新动能培育。一是在原有引资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引智，引入海外永春华侨华人高层次专业人士直接参与闽南侨乡建设，将次专业人士直接参与闽南侨乡建设，将有助于培育侨乡积极地造血功能，更有助于侨村振兴发展，海外永春华侨统战工作也将更有作为。二是海外华侨华人对侨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参谋作用若能得到充分发挥，将有助于推动闽南侨乡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增强侨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持续建构永春县侨情“三大数据库”，即海外永春重点侨商数据库、海外永春重点社团数据库、海外永春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据库。精准掌握海外侨情新情况，为今后永春县引智工作大发展服务。

#### （二）科学编制规划进程，稳步开展相关项目

乡村振兴作为一个长期任务，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一步到位，从领导干部到村民都应该认识到乡村振兴的长远性以及艰巨性。例如永春县下洋镇，经历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煤矿大挖掘，如今的煤矿产业已经趋于没落，即将退出当地经济发展的舞台。不仅如此，煤矿开采所带来的生态破坏是难以想象的，虽然下洋镇森林覆盖面积大，同时有“泉州十八景”之一的牛姆林自然保护区，但想在短时间内恢复其原始生态并做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行显然是不可行的，因此就需要出台科学的规划，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整体基调，稳中推进相关项目建设，与其他计划进行有机融合，与周边乡镇互帮互助，形成“生态发展联盟”，以达到“以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

#### （三）注重干部选拔与培养，选派优秀驻村干部

乡村想要振兴，领导干部就要有作为、有担当。在农村选举的大背景之下，需要制定更加公开透明的村级干部选举方案，尽量避免“宗族势力”“拉帮结派”等不利于公平选举的负面行为，严格按照人才选举要求，从多方面对相关干部进行考评，选出村民心目中的好领导、好干部。对于干部相关业务能力不足的问题，上级部门可以通过组织培训等形式加强领导队伍业务水平建设，提高干部的自身素养与实践能力。同时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杜绝不作为、不敢为的消极态度出现，防止出现利用乡村振兴工程进行“微腐败”的违法违规行为。

新形势下的农村干部队伍建设需要注入新鲜的动力，因此选派优秀驻村干部也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2019 年永春县新选任科技特派员 60 人以上，深入各个乡镇，积极进行项目改革，并吸引本土企业家、在外能人、青年创客到农村投资兴业，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

#### 参考文献：

[1] 邓达宏. 闽南侨乡文化助推侨村发展路径研究——以福建永春县侨情调研为例[A]. 丽水学院学报第 42 卷第 1 期, 2019-3801 (2020) 01-0029-07.